

梦痕最新武侠小说

乞丐与八娇



下

花城出版社

乞丐与八娇

①

秋梦痕最新武侠小说

花城出版社



乞丐与八娇(上、中、下)

秋梦痕 著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韶关市粤北印刷厂印刷

(广东韶关市五里亭)

787×1092毫米 32开本 20.75印张 4插页 410,000字

1998年3月第1版 1998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7,000册

I S B N 7-5360-2689-7

I·2295(上、中、下)定价:25.8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内 容 简 介

宋朝一位国公之后，世居洛阳，年届八旬与一侍姬生了一双胞姐妹，视若掌上明珠。幼年即延请大儒授讲经典，并从江湖重聘名师传武。年将及笄，二人已是文武全才。国公亡故后，姐妹俩无意间在家藏书中翻到一部“阴阳合和驻颜长生秘笈”，二人看过后，当即找来几位少壮男仆练习采补之术，果然成效显著，直到四十多岁，还如娇娆少女。为免惊世俗，乃入道江湖，广收门徒，修练于巫山，经过百余年风霜人生，仍肌如凝脂，貌若春花。

但中原武林九派二、三传弟子行道江湖时，全在巫山附近失踪……

欲知金龙丐主古巽风携其弟子追风丐岳浩然如何与黑妞及六个妾侍日夜苦“合藉双修”之功，追袭巫山“圣母”、“圣姑”、“八娇”、“十二金钗”、“三十六侍”，解救那些被当作面首御男而成了人渣的武林弟子，书中自有分解。

本书文笔风趣虞智，人物栩栩如生，语言精采纷呈，情节离奇生功。尤其世间男女间种种情事，尽在作者生花妙笔中活脱脱展现。读之令人手不释卷。

第十三章 料敌机先救局主

话说他们放走了这三个一统教徒之后，大家议定了清剿顺序，即将出发之时，叶萍忽然大惊。

黑妞道：“萍儿，往常你满沉着的，今儿怎么啦？”

“翠夫人，您忘啦！刚才那个柯天聪，不是把这次劫镖事件推在了威远镖局么？”

“这是那小子乱盖，你管他呢！”

“翠夫人，您忘啦！他既扯上威远，足见他们已对威远注意了。”

“他们注意他的，你怕什么？”

“夫人您想，万一她们对河南老局主……”

她没往下说，可是尽在不言中了！

黑妞一怔道：“哦！他们要对老局主……还真麻烦呢！”

凌玲道：“对！她们要以谭伯伯要胁，还真让咱们投鼠忌器。”

这时谭威同竺芳君一听，简直急得不得了！

凌玲问岳浩然道：“然哥，你看怎么办？”

岳浩然想了想道：“在山西剿一统教，有我不多，没我

不少!”

小孟尝道：“妹夫，你这是什么意思?”

“大哥您想，一统教山西几个分支，没什么出色能人，何况几位哥哥又全练了‘玉龙金锁功’!”

“我们的功力还浅哪!”

“虽然几位哥哥功力还浅，对付仙子以下的决无问题。”

“嗯!你打算怎么办呢?”

“大哥，我跟谭大哥兄嫂先赶到开封，玲玲妹妹跟叶萍她们，跟您一起去剿一统教!”

黑姐道：“那我干什么?”

岳浩然道：“小威现在成了你的尾巴，他要去看爷爷，你舍得把这个尾巴剃掉吗?”

大家现在虽然紧张，可也被他这句话逗乐了!

岳浩然道：“急不如快，我先走，你们随后赶来!”

他说完，运起轻功，好似一阵烟而逝。

恒山有的是好马，虽不能日行千里，可也全是千中选一的，谭威等四人三骑，随后赶了下去。

再说岳浩然卯足了劲，一路狂奔，千多里路程，不到一个对时就赶到了。

好!

来得好!

他要再晚上个把时辰，那乱子可大了!

当他离威远镖局还有五十丈距离，就听院子里刀剑相碰之声不绝，他真急了，纵身上房，直奔镖局内院。

他一到内院房上，就见院内倒了一地，到处是血。
双方剩下之人，还在冒死狠斗！

刀来剑往，龙吟之声不绝！

他仔细一看，老局主正在力拼一统教的五位高手。

老局主虽是少林俗家第一高手，可是蚂蚁多了困死象，一统教的五个人围着他死缠。

别看现在已是寒冬，老局主早已衣衫尽湿。

就听围困的五人中，有人说了：“使者们，加把劲，就是累也把老家伙累死！”

其他几个，狠招纷纷出笼！

这下子，老局主更惨了，不但冒汗，而且气喘吁吁！

岳浩然由招式上认出了他们，哪派都有，居然还有个少林弟子呢！不由大怒，飞跃而下。

他出手就先点了少林出身的教徒。

其他围攻老局主的人，见飞将军从天而降，出手就把同来伙伴制住，不由全是一愣！

岳浩然就在他们一怔神的时候，全被他制住了穴道。

老局主压力顿解，喘口气一看，是岳浩然来了，心中大定，忙道：“你来得刚好，再晚一步，可就得给我们收尸了！”

岳浩然道：“老伯多受惊了！”

“你快帮住他们，把这群东西收拾了再说！”

老局主说完，就一振手中的鱼鳞紫金刀，去帮米老镖头对付围攻的教匪。

岳浩然则大吼一声：“住手！”

本来这些一统教徒，见他一现身，举手之间，就把围攻老局主的高手全给制住了，早已胆寒，听他这声狮子吼，震得耳鼓生痛，全纷纷地停下来。

就在这时候，忽听房上有银铃似的声音传来！

“嗨！你好威风喔！哈哈哈哈哈！”

岳浩然忽然大声道：“老伯，快叫他们服‘铁心丹’！”

其实威远镖局根本没有“铁心丹”，他这是诈语。

您别看他施诈，还真把来人给唬住了！

就听房上刚才说话的女人，不自觉道：“你们有‘铁心丹’？”

接着，她率了四个少女跃下地面！

岳浩然一看，来的是未喜宫主，笑道：“你不是在北京要投保一箱珍宝到洛阳么？怎么现在变成强盗啦？”

未喜宫主看清岳浩然之后道：“嗨！原来是你呀！”

她见了岳浩然，也有点惊讶！

岳浩然道：“你们一统教欺侮威远这么多年，也该够了，怎么还没完没了？”

“谁叫威远胆敢跟一统教作对呢！”

“哎呀！那是老神仙叫我们这么作的呀！”

“那个老盗墓贼在哪儿？”

“丫头，佛陀亿万化身，老神仙无所不在，说不定现在正在你身后头！”

这句话说得她机伶伶打了个冷颤！

岳浩然就在她这一怔神间，用了口“回风功”，他这回风功跟“回旋镖”一样，能转弯，绕到未喜宫主的脖子后头。

未喜宫主忽感脖子后头被吹了口气，吓得一哆嗦！

她回头看时，什么也没有，又转回头来。

可是岳浩然当她回头之际，又是一口真气。

当她头转回来时，脖子后头又擦了口冷气。

她——简直吓破了胆！

一跺脚道：“孩子们——走！”

首先纵上了房顶！

无巧不成书，她一上房，就同人家撞了个满怀。

双方功力悉敌，谁也没倒下！

这时就听岳浩然道：“环翠，放她走！有老神仙报应她们，用不着咱们插手！”

未喜宫主这时带着几个丫头，亡命飞逝！

这时，先来的男使者也想跑！

岳浩然大声道：“环翠，你跟大哥大嫂在房上等着，一个也别放跑了，上去一个，给我砍一个。”

怎么这么巧，她们这么快就来了呢？

原来他们骑的全是好马，加上谭威夫妇关心老父安危，快马加鞭，昼夜不停，直到离开封还有百里时，马实在跑不动了，黑姐道：“大哥，歇会儿吧，咱们人受的了，可是马不行啦！”

谭威看看附近地形道：“咱们离开封还有百里，光浩然一个人恐怕照顾不过来，咱们还得快赶。”

“大哥，马不行了呀！”

“么妹，没关系，咱们要牺牲这几匹马！”

“那咱们跑路去呀？”

“不！给马放血！”

“怎么放？”

“你跟小威在马上坐好，马一放血，会惊了猛跑，还可以跑个百八十里路，你们要小心，我先放你这匹的血！”

谭威在黑妞的马后腿上，割断血管！

马一惊，如飞奔去！

接着，他又放竺芳君那匹的血！

最后，自己的坐骑也放了血！

这一放血，三匹马如飞急驰，在距开封还有五里路时候，黑妞的马血流干了，马也死了。

黑妞对小威道：“你在这儿等你爹娘，我先走！”

黑妞到了威远房上，正赶上岳浩然戏耍未喜宫主，她就站在房上看戏！

未喜宫主上房逃走，她有意相撞，结果两人成了平手，岳郎叫她放人，也就没再出手。

再说，一统教这群人，听人家来了大援，连未喜宫主都未战而逃，谁还敢不听话，只好乖乖地任人处置了。

这时谭威夫妻带着小威也来了，跟黑妞全站在房上。

岳浩然解开了刚才围攻老局主的少林弟子！

问道：“你可是少林出身？”

“不错！”

“你可知刚才围攻的是谁？”

“本派俗家掌门师叔！”

“你们少林派，这算不算以下犯上，欺师灭祖？”

“弟子该死，愿领门规虚置！”说着跑在老局主面前！

老局主问道：“你是谁？”

“弟子元泽，愿受门制裁！”

老局主道：“既有现在，刚才为啥拼命呢？”

“弟子犯下滔天大错，愿受门惩处，死而无怨！”说着，扬掌击向自己的天灵盖，看来死意颇坚。

岳浩然点了他的手三里穴，使他举起的右掌停在空中。

答道：“你现在既是死意甚坚，刚才又何必倒行逆施呢？”

“少侠，你叫我死在门规下，心里好过点，不然我们这群人到了午时，也活不成。”

所有威远镖局子的人，听了全一愣！

岳浩然问道：“为什么？”

“少侠，一统教前几次所出动的使者，不是回了师门，就是自己回家，全都脱离了一统教，现在教主炼成一种子午断肠散！吃后，不服解药，子不见午，我们来时，全服过毒药，说是达成任务，就给解药，不然到午时准死无疑。”

镖局诸人，全惊出声！

岳浩然这下子坐蜡了，望着老局主！

老局主也没主意！

这时黑妞她们由房上下来！

黑妞问老局主道：“谭伯伯，对他们怎么处置！”

老局主道：“他们刚才死拼，原来是想回去获得解药？贪生畏生人之常情，我倒愿意放了他们，可就不知道他们

回去之后，没成功是不是可以获得解药？”

黑妞笑对一统教徒道：“假设你们回去可以获得解药，不回去也可以获得解药，现在愿意回去的，靠西边墙站，不回去的靠东墙站。”

这些人正彼此观望之际，刚才想自戕的那个少林派的元泽，站到东墙下，并道：“就是没解药，我也不回去了！”

他这一带头，大家纷纷都站了过去。

你别说，还真有一个站到西墙下！

岳浩然一看，原来是鼓动大家，加把劲毁老局主那个，于是向老局主问道：“谭伯伯，对他为何处理？”

“咳！桀犬吠尧，各为其主！”

岳浩然问黑妞道：“你刚才撞那丫头时，摸到解药么？”

“嘻嘻！你个贼眼还真尖哪！”

“那就快给他们服了吧！要是假的，好再想办法！”

黑妞果然掏出个玉瓶，上面标签写的是断肠散解药。

她倒在手掌一看，每粒只有绿豆大，有一百多颗。

她不知几颗才管用，看着在东墙脚下下面的足有三十人，她每人给两颗，还剩四十多粒，她刚要收起来。

老局主道：“好人你就做到底吧！也给西面那位两颗！”

黑妞很听话，也给他两颗！

这人倒干脆，只受一粒道：“一粒足以解毒！”他吃了之后，稍停向老局主一拜道：

“没想到你老人家宽大仁厚，小子有生之年，绝不再回一统教，我也没脸再回师门。”说着，点了自己残穴，一步步挪着走了！

岳浩然这时对东边的人道：“各位想必是几大门派的师兄们，本人曾受各派堂门重托，代寻各位！如果各位打算重回师门，各派竭诚欢迎，不愿再回师门，也准许脱离一统教后，自求多福。若仍回一统教，下次再遇上我，那我可要替各位师门清门户，正门规了！”

大家听了，全向他拜下去，同声道：“我等决心重回师门待罪！”

岳浩然道：“各位师兄请吧！”

大家又向老局主一拜后，纷纷离去！

剩下自己人，一看地下倒着的还有十一个呢！仔细看看，威远的镖师死了一个，趟子手死了两个，还有三个虽伤重，但还有气，而一统教五个则全死了。

大家忙把重伤的，抬到屋里救治。

老局主道：“死了的镖师跟两位弟兄厚葬，重恤！至于—统教的五个，也每人给他们一口棺材埋了吧！”

诸事料理完毕，岳浩然对谭威道：“大哥，您跟大嫂暂时陪谭伯伯在开封呆一段日子，同时注意一统教在洛阳和长安的动静，我同环翠到山西看看，然后清剿直隶同山东的教匪去！”

“好！有事咱们透过丐帮联络！”

岳浩然夫妻离开封后，立即易了容。

黑妞仍用那张老学究的人皮面具!

岳浩然成了学手，看起来是跟着老师在到处游学。

这天，他们到山西长治县，发现小孟尝他们还没到，二人找了家比较干净的客店住下。

梳洗之后，就上街去填肚皮。

别看这对穷师生，小饭铺还不进，硬上长治最大的馆子“致美楼”，可是这师生俩，表现的又穷又酸。

他们在这大馆子，只叫了个凉拌豆腐，炒豆芽，二两一壶的水酒，再加上两碗阳春面而矣!

别看他们叫的少，那年头大家对读书人全有份尊重。

不一会，酒、面、菜全来了!

学生先为老师，斟了杯酒!

老师道：“今个你也喝一盅吧!”

学生道：“有酒食，先生饮!”

老师道：“近来你的文章大进，老师奖励一盅!”

“长者赐，不敢辞，弟子敬领了!”

说着，一口就干了!

伙计在旁，鼻子都气歪了，什么玩意么，酸不啦叽，跟孔圣人卵子似的（文皱皱的），真他妈的。

可是这师生二人，仍然之乎者也，酸气冲天。

别看他们只二两酒，足足喝了半个时辰，临走会账，只三百文，老学究算了又算，最后才给了二十文小账。

二人好像酒足饭饱，迈着鸭子步，一摆三摇地下楼。

别看小账少，由楼上到楼下，伙计们还不住口的谢呢!

黑妞一出门，就笑弯了腰，连道：“有意思，有意思！”

“你有意思，可是我的酒虫在嗓子眼打跟斗呢！”

“好！晚上你仍扮慕容遼，在它这儿大吃一顿！”

“你可不能跟上次一样，仍当我大舅子啦！”

“照你目前的功力，足可练百变神魔的易形功！”

“那好哇！回店你就教我！”

在店里，岳浩然给她那本秘笈，同时在旁指点她运气行功要领，没多久，黑妞脸上肌肉可以易位了。

黑妞虽是初学乍练，可是到晚饭时，已练会一个脸谱，成了小跟班。岳浩然为她买件外套，两人又去“致美楼”。

岳浩然这次是纯为吃来的，没闹事。叫了满桌子的美酒佳肴，大快朵颐！

吃完付账，小费比酒饭钱还多，掌柜的亲来谢偿。

岳浩然道：“掌柜的，俺这趟出门，是访英雄的，你们这长治县有什么英雄没有呢？”

“大爷！您访什么样的英雄？”

“就像俺家乡传说的大英雄！”

“大爷，您府上是山东吧？”

“对！俺们山东出秦二爷、秦叔宝哇！山西有么？”

“哈哈！哦（我）们山西出武圣关公关老爷呀！”

“那他们两个，谁的本事大呢？”

“大爷，当年他们没比过！”

“那为啥当年不叫他们比比，弄清谁第一呢？”

“朝代不同，没办法比！”

“那你们现在还有没有跟关公一样的英雄好汉呢？”

“大爷，您要干什么呀？”

“俺想替俺们山东好汉，秦二爷跟他比划比划。”

“大爷，您想代表山东秦叔宝秦二爷？”

“那当然！”

“可是哦（我）山西人，可没有人敢代表关老爷！”

“那么说比不成了？”

“没法比！”

“那俺跟他碰碰头，会一会总可以吧？”

“您要访今山西英雄啊？”

“对！”

“那您算找对路了，我们东家就是大英雄。”

“那你叫他来跟俺见见！”

“大爷，要见我们东家呀？您得投帖拜门！”

“啥？你叫俺去见他？”

“大爷，强龙不压地头蛇嘛！”

“屁！”

“大爷，起码您得亮个万儿呀！看看是否要我们东家亲自接待呀！”

“你以为俺是无名小卒啊？”

“大爷，小的可不敢这么想！”

“好！你听着，俺叫德州狼狽慕容遼！”

掌柜的一听，对他来说，根本是“名不见经传”！

只是顺口应了两句：“久仰！”

“久仰个屁，俺只在山东德州有名，我这山洼子里头怎么久仰法？”

掌柜的一听，不由暗笑，忖道：“原来他只不过是地方上的混混，硬跑出来充字号。”笑道：“你的大名，小的今晚报名亮万，你也把他叫啥告诉俺！”

“好！你叫俺报名亮万，你也把他叫啥告诉俺！”

“我们东家是山西有名的龙虎堡主！”

“没听说过！”

好！他也给人家一瓢冷水。

掌柜的好修养，笑道：“我们东家见不见，我今晚就派人前去禀告，您明天来听信吧！”

“啥？听信？明天你带他小子来见俺！”

回店之后！

黑姐道：“然哥，你为啥要事先见任吾非他们兄弟呀？”

“我想先摸摸底！”

“八成你又没安什么好心？”

“噯呀！翠儿呀，平常你不是醋丫头，怎么近来老是捻酸呢！”

“我就是不愿意你跟这些妖女上床！”

“那是没法子的事啊！何况她们早已老掉牙啦！”

“屁！她们看起来还年轻得很呢！”

“好啦！好啦！别在这上面穷抬杠啦！打从收了小威，你夜间就没好好地练过功，现在小威暂时留在家里，